

冯小刚、尹力、关锦鹏等人。这些年他写就的剧本，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，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好评。

“我觉得还是要有对编剧这个职业的尊重，不能拿它只是个谋生的手段，你甚至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游戏，你得把它看成你生命的一个进程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因为你在世上就活这么几十年的时间，你要分出一大块时间给这个职业，它真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。你对这个职业的尊重，就是对你自己生命的尊重，所以要非常虔诚地来做这个事情。你写出来的剧本里有你的心血，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，是你的生命在开花，你得到了巨大的慰藉，你的生命有了意义。”

多年不写小说，刘恒一直在当编剧，原因是他无法抵抗文字转换成影像之后所散发的魅力。认真写剧本的刘恒，相信自己的电影剧本会随着自己写作质量的提升，而获得它应有的价值，他的剧本不应该泯灭被遗忘。“我觉得电影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在里面，好像在几秒钟

我觉得还是要有对编剧这个职业的尊重，不能拿它只是个谋生的手段，你甚至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游戏，你得把它看成你生命的一个进程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

之内，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，刷一下就能感动人。电影的那个力量是文字没有的，但是文字的力量更长久啊。电影像水，流过去就流过去了，看两遍看三遍就足够了；但是好的小说反而会反反复复地看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折旧。电影会折旧的。再过十年，电影拍摄方法变了，你这个电影就很土，就没法看了。小说好像不大存在这个问题。小说好像只是在叙述方法上，或者是在世界观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，但是它的那种持久性，比电影要长得多。”

从《伏羲伏羲》到《菊豆》

完成了《代号“美洲豹”》后，

张艺谋看中了刘恒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杂志上的小说《伏羲伏羲》，决定将小说改编成电影。他认为《伏羲伏羲》是毫不留情地批判，对中国人的人性刻画入木三分。《红高粱》写的是活力和张扬，“没规矩没王法”，充满了理想色彩；而《伏羲伏羲》写的却是扭曲和压抑，“规矩把人逼到墙角，置人于死地”。

电影开拍的时候叫《呻吟》，上映的时候改名《菊豆》。在这部影片中，张艺谋第一次从摄影师的角度转换成导演的角度，开始有意识地注重电影的叙事，挖掘人物的内心。同样，刘恒也获益巨大，从跟张艺谋的交流和《菊豆》的艺术创作中，学会了怎么写电影剧本。如果说刘恒的第一次影视改编还只是简单移植，那么在《菊豆》这部影片中则有了提升。《菊豆》剧本注重了影像思维，把富于动势的情节和鲜明性格的人物溶解在了影像里。

剧本中“院子里静悄悄的，风吹动坯布，像残破的旗……天青的手悄悄地从房柱上撤下尖刀，放回原处去了”，这一段描述简洁明了地点明了场面，还烘托了气氛，使我们不仅看到人物的行动，也明白人物的内心，使得剧本既有可读性又有可拍性。

在处理杨金山死亡这一段，刘恒也运用了“动”的影视效果替代

左下图：刘恒（右）与张艺谋。

右下图：《菊豆》剧照。

